

不知道的父母

人民文化出版社

田漢主編

艾丁譯

B32.33/04



中華書局出版

不知道的父親



FATHER UNKNOWN

不知道的父親

Vassily Vassilyevich Shkvarkin 作

艾 丁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不知道的父親 (全一冊)

◎ 售價人民幣五千五百元

譯者 艾

英文書名 Father Unknown

原作者 Vassily Vassilyevich Sukvarkin

原出版者 Yale University Press

原本版次及出版年月 初版一九四六年

* 印翻得不 · 權作著有 *

出版者 上海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三聯中華商務印書館聯合組織

各地分店

三聯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開明書店
聯華書店
營明書店

總目編號(15102) 印數1—5,000

本書內容提要

這是一部三幕五場的喜劇。作者V. V. Shkvarikin是蘇聯有名的喜劇作家。本劇曾在蘇聯的『諷刺劇院』上演，在舞台上獲得普遍的成功。內容如劇題所示，是以戀愛為中心而展開出複雜的喜劇故事。劇中主角為一女演員，因練習所扮演腳色，至被誤解本人即為一被遺棄之孕婦，由此發生家庭以及求婚者間的各種糾紛。作者描寫出身於大革命前的各種人物，極為深刻。

人民戲劇叢書發凡

中國進步戲劇運動應該回溯到滿清末期，就打五四算起也整整三十年了。在這些日子裏進步戲劇工作者的道路是坎坷的。中國長期受着封建主義的支配，近百年來加上了帝國主義的枷鎖，近十年來再加上蔣匪幫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這些都是進步戲劇的剋星和死敵，因一切進步戲劇無不以反帝反封建爲其主要思想內容的，中國新戲劇的發展過程，或舊戲劇的改造過程，實際上是和一切反動落後的內外敵人的鬥爭過程，進步戲劇工作者在過去數十年的鬥爭過程中不僅流了汗，也貢獻了寶貴的血，這些血匯流入整個的人民革命鬥爭才開出了今天的解放的花！

在解放區，在毛主席文藝思想的直接領導下，進步戲劇的生長有其更好的條件，但其真正壯大發展也還是人民政府成立以後。

在舊社會戲劇事業，不論新舊，是被喜愛而不被尊重的。在人民時代才既被喜愛又被尊重。戲劇事業既被看成重要的文化教育事業，就會以國家的力量使牠獲得無限廣大的發展和提高。戲劇事業發展的中心環節繫於新劇本的大量創作和舊劇本的大量修訂，繫於演劇史的探討整理與新的理論體系的建立，繫於人民戲劇傳統的繼承也繫於先進國家劇運經驗與成就

的吸取。爲了及時地貢獻於這些中心問題的解決我們決編輯一套『人民戲劇叢書』，中華書局編輯所長舒新城先生一直是進步劇運的同情者，出版會議以後中華書局出版的重點不在文藝方面，但他願儘力完成我們這叢書的出版計劃。因此我們也願儘力編好這叢書，質和量都想讓牠保持一定高度。

但我們都這麼忙於行政工作，時常只能抽一部份時間來看稿件。這就全賴我們的讀者經常賜給嚴正的批評與指導，我們一定隨時改正。更願各地戲劇工作者用他們的研究實驗的成果來豐富我們的園林。人民戲劇壯大開展的明天是不會忘記牠的艱植者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

第一次國慶紀念後一日

田漢

於北京

不知道的父親

登場人物

雅可夫——在夏天實習築路的工業學校學生，是一個來自高加索的回教徒。

柯斯特雅——同學。

瑪雅——準備初次登臺表演的年輕女演員，二十歲。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卡洛勞娃——瑪雅的母親，三十五年前，畢業於中等學校，此後即專

門料理家務，別的事什麼也沒有作。

賽爾該·彼得洛維奇·卡洛勞夫——瑪雅的父親，奧爾加·巴芙洛芙娜的丈夫；在一個管絃

樂隊中拉大提琴的老樂師。

山雅·波爾柴特金——年輕的牙科專家。

費道爾·費道洛維奇·普利布列夫——土木工程師，約四十歲。

齊娜——瑪雅的朋友。

阿格麗琵琶娜·西蒙諾芙娜——助產婦。

不知道的父親

拉雅——工業學校學生。

青年——山雅的朋友。

路夫金——牙科醫生。

亞歷山大·米洛諾維奇——拉雅的父亲，猶太人。

郵差

第一幕

第一場

樹木繁茂的地方。兩株古老的樺樹。一間小的鄉間別墅，有一個門，還有露臺。屋前的空地上，是一塊花壇。一張桌子和幾條長凳。

柯斯特雅走出到露臺上面，沉思地周圍望著。雅可夫繼之而上。

雅可夫：柯斯特雅，你到這裏是享受田野的，還是來工作呢？告訴我：你來是作什麼的。你到這裏來是觀察道路的。對麼？

柯斯特雅：是的，當然了。

雅可夫：穿着那麼漂亮的白褲子，你所能觀察到的，是只有風景了。（遞給柯斯特雅一本書）把它高聲朗誦起來吧。

柯斯特雅：我的喉嚨有點不大舒服。嗓子有點啞了。

雅可夫：啞了？好的。坐下吧。（拿過書來，翻着書頁）我們讀到這裏了。鋪砌道路。你那帶病的身子，不會妨害你聽吧？

柯斯特雅：沒有關係。來吧。

雅可夫：橫的縱斷面。（柯斯特雅周圍望著，看見瑪雅手裏拿著一本手寫的劇本，離開了屋子。雅可夫讀著）

『道路的縱的橫斷面，在術語上是稱之爲「橫的縱斷面」的。』

柯斯特雅：（注視著瑪雅）不錯。

雅可夫：（繼續讀著）『這個側面圖，表示着關於土地表面的，道路的有關的位置。』

柯斯特雅：不錯。

雅可夫：（擡起頭來，仍在用着同一的聲調）瞧瞧我吧，就好像繼續給一個小孩子讀着似的，而這塊

料甚至於連聽都沒有聽。

柯斯特雅：不錯。（雅可夫停止讀了）怎麼？繼續來呵。道路的側面圖——

雅可夫：（起來，看見瑪雅了）你真是一個撒謊的傢伙呵。你的意思是說：道路上的側面圖呢。

現在我才明白你那白袴子和喉嚨痛了。

柯斯特雅：請你安靜一點吧。

雅可夫：你應該事先警告我呵。

柯斯特雅：什麼？

雅可夫：你的危險情形呵。有著傷寒症和流行性感冒的人，是應該警告別人的。

柯斯特雅：但是我並沒有傷寒症呵。

雅可夫：也沒有什麼分別。你是在戀愛着呢，而那也就是說：你是病了。

柯斯特雅：雅可夫！她會聽見你的！你就不能用低一點的聲音向我汪汪亂叫麼？

雅可夫：呵，天呵！現在，我必須和一個害着相思病的情人來分用一間屋子了！

柯斯特雅：那也並不傳染呵。

雅可夫：也一樣：太不愉快了。現在，你每天都要刮臉了。首先是白刀子，明天你就會帶起

白色的硬領來的。而當你還沒有弄明白呢，你就會墮落下去，打起領結來的。老實告訴

我，喂——你帶來領結了麼？

柯斯特雅：我想是帶來了。

雅可夫：一個人怎麼能和你同居呢？

柯斯特雅：（看見瑪雅離去後，高聲地）閉上嘴吧，你這個愛管閒事的女教師！

雅可夫：如果我沒有想到你是已經喪失了理性的話，我是會讓你把那句話收回去的。

柯斯特雅：不要生氣吧，雅可夫。你不明白麼？我是——我有了——我覺得——呵，雅可

夫，老夥計！（用他的臂膀猛然抱住了雅可夫）

雅可夫：就瞧瞧他吧。現在，他跳在你的身上，就像一個瘋子似的。（瑪雅又出現在屋子前面）我

要告訴她，讓她把理性敲進你的腦袋裏去。瑪——（柯斯特雅把權可夫推進了屋子）

瑪雅：（手裏拿着一本手寫的劇本）我是獨自一個在舞臺上了。這裏是腳光——觀眾呢，是在外面。呵，天呵！我是這樣的神經過敏，我真怕看他們呵。他們嚇住我了。他們也並不知道這是我初次登臺呵。不，頂好我是不向那方面望去。我一定不能興奮。好了。靜默。但是，假如他們要像在肺病療養院裏似的，咳嗽起來呢？一個字我都演不出來了。我會突然倒下去的。我聽說過：有一個女演員，失敗得太慘了；結果，因為悲傷，頭髮都變白了。在舞臺上是一切事情都會發生的。但是，我一定不能失敗。不，我會演得很好，使他們全都會談到我的。但是，我不了解它，我怎麼能扮演這個角色呢？這完全是發生在革命之前的。一個姑娘，和她所愛的一個男人同居了。這是並沒有什麼值得興奮的。他捨棄了她了。怎麼呢？她有了孩子了。呵，還有比這個更自然的麼？她的父母發見了這事以後，把她趕出去了。真是悲劇呵！就好像沒有別的路子可走了似的。所有她的朋友們，全都忘記他們曾經認識過她了。我是會告訴這樣的朋友們要走什麼路的。最後，這位女主角碰到一個年輕的學生。他誘惑着她。她也誘惑着他。但是，當他知道了那個孩子的時候，他就絕跡不來了。照我說來，正是丟掉了一個討厭鬼。但是，她痛苦着，這個可憐的東西——整整痛苦了四幕八場。為什麼呢，這就是我願意知道的事情了。爲

什麼這一切會使某一個人痛苦呢？對於人生，人們一向都是愚昧的。呵，只要我能遇到這樣一個姑娘呵——同她談着，觀察着她。所有這一切，都是出乎我的理解力之外了。作者也許會解釋給我聽的，可是，好像他是死了——當然，他是死於貧窮，死於版稅的。呵，這對於他，當然是再好都沒有了；可是，我呢，下一個月却必須表演這個鬼東西。這裏是腳光，觀眾——我進來了——而我呢，關於這個，却連絲毫的概念都沒有。

（奧爾加·巴美洛芙娜走出門口）母親！

奧爾加·巴美洛芙娜：什麼事？

瑪雅：你曾經有過什麼愛人們麼？

奧爾加·巴美洛芙娜：（掉了一個杯子）天呵！問你母親的這是什麼問題呵！瞧瞧我的杯子吧！當你問我什麼的時候，這就是常常發生的事了。

瑪雅：但是，告訴我——你的朋友們曾經背叛過你麼？

奧爾加·巴美洛芙娜：夏天總是使你的頭腦不清楚的。（可以聽見有人正在屋內拉着大提琴）

瑪雅：『請你』聽着，母親。當你年輕的時候，真的沒有什麼奇遇麼？

奧爾加·巴美洛芙娜：我不是蒙卓山男爵（Baron Munchausen）。（註一）他才會有奇遇呢。

瑪雅：那麼你活着爲什麼呢？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謝謝你吧。這倒是很難說的。

瑪雅：我的意思是說：用你的生命作什麼呢？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我把它給了你了，親愛的。全都給了你了。

瑪雅：那麼，你是浪費掉它了。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現在我才理解了。

瑪雅：你知道，我可以改造你們，你同父親。你願意讓我把你們改變成新的人民麼？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另一個杯子落地了）當我拿着磁器的時候，不要同我談話吧。賽爾該！

賽爾該！（卡洛勞夫登場，手裏拿著一根大提琴弓子）

卡洛勞夫：什麼事呢，奧爾加？你已經把我的柴柯夫斯基（Tchaikovsky）（註1）給打壞

了。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柴柯夫斯基，廢話。我已經把我的磁器打壞了。你就聽聽你的女兒所

說的話吧。

（註1）德國作家 R. E. Raspe (1737—94)，著有『蒙卓山男爵意外奇遇記』(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轟動當時。主人公蒙卓山男爵善吹牛，後人因稱吹牛匠為蒙卓山男爵——譯者。

（註2）P. I. Tchaikovsky (1840—93)，俄國最大的音樂家——譯者。

瑪雅：告訴我，父親，你曾經毀掉過一個女人麼？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是不是！瞧我說得怎麼樣？

卡洛勞夫：一個女人？呵，當然了。有過兩個女人，幾乎讓我給毀了。

瑪雅：她們怎麼辦呢？用鎗自殺了麼？跳河了麼？

卡洛勞夫：她們服毒了。幾乎死掉。

瑪雅：說下去呵，父親。把一切都告給我吧。事情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卡洛勞夫：就在我們的屋子裏。

瑪雅：怎麼回事呢？告訴我怎麼回事吧！

卡洛勞夫：我釣了條魚作爲正餐之用，它把她們毒壞了。

瑪雅：呵，父親，我不是指的像那樣的材料呵。我的意思是——有沒有什麼女人，因爲她愛

你而痛苦呢？你是一個音樂家，一個藝術家——你一定是浪漫的——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就沒有聽說過。

卡洛勞夫：我當然是的了。

瑪雅：不要談那個了，你們兩個人。父親——說下去吧——你曾經迫使任何一個你的讚美者

自殺過麼？

卡洛勞夫：你聽着，年輕的娘們。差不多我的一生，都僅僅是一個管絃樂隊的隊員；而你應該知道，只有爲了獨唱家們，女人們才會毀了她們自己的。即使如此，她們也絕不會爲了他們而死的。

瑪雅：呵，你們是這樣的沒有特色呵。

卡洛勞夫：沒有特色，我們麼？好了，你是在怎麼想的呢？

瑪雅：呵，假定你們剛巧能够把我趕出屋外呵。在夜間。在結冰的時候。我沒有外衣，我裹在一塊披肩裏。我的眼睛裏充滿了冰冷的眼淚，怒吼着的狂風，穿過荒涼無人的街道，

追逐着我。（扮演齣劇中人物，退場）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啊呀！她發生了什麼事呢？

卡洛勞夫：愛情使然——不然就是消化不良。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沒有外衣——在夜間——是愛情呵。

卡洛勞夫：那能是誰呢？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我想我是可以猜到的。那是一個男人。

卡洛勞夫：那當然是用不着去猜的。頂好是告訴我：誰來過這個屋子。

奧爾加·巴芙洛芙娜：目下，這些年輕男子們，是不會到任何屋子裏去的。他們知道他們的